



謨訓輯要人

7 3
509
3



門 7係3
號 5098
卷 3-3

謨訓輯要卷之五



景宗朝

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王

諱

字 肅宗子戊辰十月二十八

日丁卯誕降于昌慶宮之就善堂在位四
年甲辰八月二十五日乙未昇遐壽三十

七葬懿陵

在楊州

上為世子時 肅廟幸溫泉祇送于江頭羽旄
既遠佇立瞻望移晷憂形於色都人觀者咸
歎



上為世子時每謁太廟雖值雨雪亦不廢
祧廟在太廟後稍遠而必步進宮官師傅
固請乘小輿不許曰肅敬之地其敢自便
上在東宮宮僚問自期如何上答曰非曰能
之所願則欲以堯舜為期

上十歲題飢民救活書曰嗚呼蒼生以食為天
凶年慘酷餓莩滿街惟我聖上思之焦悶
急求燕穀民賴而生嗟我億兆本業耕織使
吾東方夜無閉門

上寢疾臣僚入覲卧內見屏帳床褥皆樸素衣

被無錦綺之屬及喪衮服無副

辛丑領議政金昌集等請建儲上入告于

仁元大妃大妃書下延初君三字曰孝

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有主上與

延初君而已有何他議上以慈旨親授

大臣命冊為王世弟

上命王世弟代理王世弟五上章固辭廷臣

亦請寢上教曰予病若可酬應則何至於
此耶近日火升不覺察將使左右考例舉行
左右可乎世弟可乎卿等深思之依下教舉

行一以調便予病一以扶將亡之國

英宗朝

英宗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
體天建極聖功神化大成廣運開泰基永堯
明舜哲乾健坤寧配命垂統景曆洪休翼文
宣武熙敬顯孝大王

諱

字

肅宗第二子甲戌九月十

三日戊寅誕降于昌德宮之寶慶堂在位

五十二年丙申三月五日丙子昇遐壽八

十三葬元陵

在揚州

上誕降前三日有紅光亘于東方其彩玲瓏白

氣罩其上是夜宮人夢白龍飛入寶慶堂已而 上誕降有文在右腕如龍蟠者九

上幼時進見於 肅廟必危坐不命之退不退

毓祥宮以 上冲年血氣未調而長事跪坐恐有足背拘攣之慮為製廣襪而與之

上三四歲時方夜就寢忽頓足驚呼曰此樹一夜間若長得幾許又被風顛拔頽壓於房宇

則人必見傷將若之何仍啼哭不已蓋所御堂後有小松樹逼近簷雷故也宦寺輩故作伐拔之狀然後始乃穩寢翌日乳媪以樹木

元無一夜間猝長之理陳之 上始乃釋然

其愛人好生之意如此

上事 景廟如事 肅廟 景廟違豫凡湯膳

之節必皆先嘗衣不解帶者四年如一日左

右未嘗見惰容

上事 仁顯王后至孝五歲時嘗於苑中取百

花手自釀酒進于 后后極加讚賞至辛巳

聖后賓天 上哀毀無異庚子時 上春秋

八歲也

上奉 東朝至誠無間 仁元王后每教左右

曰誰云所後不如所生乎

仁元大妃違豫經月彌篤 上躬進藥餌夜不

解帶或倚欄假寐時太醫為言當灸臍 上

先自灸手以試之少愈 上喜甚稱慶

上誠孝出天度越百王尤以不能久侍 慈顏

為終身之慕每於晨朝詣映翠亭移時俯伏

瞻望 毓祥宮泫然而還夕必如之雖祁寒

盛暑未或廢焉嘗教曰自御慶熙以來尚有

瞻依之地予之如此者即定省之意也 一日尚膳者進松茸三本 上問曰已薦獻乎

對以節早未及 上歎曰不得薦獻則何敢

進於予此予誠敬不足之致於爾何責仍不

御自是宮人非已薦獻者不敢進

上嘗於夢中拜 肅廟肅廟命 上取簡幅來

上未及進之而覺焉自是雖尋常翰墨之際

未嘗用簡紙

先是 肅廟講禮記曾子問已籤其自止而因

違豫未盡講至是 上御晝講讀至曾子問

嗚咽流涕不能成聲經筵官齊聲言小學曰

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晉王裒不忍讀蓼

義而門人為廢其章請勿講此編也

筵臣請依五禮儀行誕日賀 上曰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使予得如 世宗聖祖之時何辭於賀在東宮則辭之在今日則受之可乎竟不從

上謁 宣靖二陵見衛士有執倭槍者命去之曰 二陵之變至今痛心方當祇謁之日雖槍劍以倭名者亦不忍見也

上於 太室及 殿宮享祀自倦勤時雖未躬將不御輦不聽音樂前祭數日而齋明致潔

至祭日俟祭畢始就寢餽餘之獻御者必御衮衣具法冠以嘗之

仁元王后因山教曰望七之年仙馭莫攀五十年 慈恩何以仰答隨往山陵少伸微忱然後庶無憾焉五禮儀有 殿下隨鞞儀而列朝未之行至是行焉

先是 大明會典等書載本國宗系及 太祖開國 仁祖改玉事皆訛誤自 皇明時列朝屢遣使辨誣至是乾隆帝命張廷玉修明史 上聞之曰噫若過此會雖悔曷追亟

言軒要卷之五
遣洛昌君橙等奏請及橙等持新史還諸誣
悉辨焉

辛卯建 始祖新羅司空廟于全州號肇慶命
王世孫題祠版稱 先公

初設 太廟灌地筒命做大明集禮行眡明水
省牲鑊之禮

永興儒生鄭弘濟等上疏言本府黑石里即
桓祖舊邸 太祖誕生之地而荆棘蕪沒宜
有封築之典 上曰 列聖駐蹕之地亦皆
標記况 太祖誕降之基乎命立碑建閣

辛亥遷奉 長陵于交河 上親詣奉審留齋

殿五日大小儀節無不親檢舊陵松柏皆
孝廟手植 上取其子手自播於新陵曰使

予子孫感予手澤如予之感 孝廟手澤也
已未追復 端敬王后慎氏祔于 中宗室

癸酉追上 淑嬪崔氏謚改 毓祥廟為宮
昭寧墓為園置守奉官

乙亥追上 仁嬪金氏謚奉祠板于 元廟舊
邸宮曰 儲慶墓曰 順康園

命建閣豎碑于淨業院院在興仁門外即 定

順王后遜位後所住舊基也 上親書淨業

院舊基五字又親書東望峯三字鐫院之對

峯石上峯即 后登臨望寧越處也

甲子 上遵 太祖肅宗故事入靈壽閣親書

者帖召見潛邸舊洞父老年八十以上賜米

布有差翌日召耆社諸臣宣醞賜詩教曰

先朝已亥錫宴于耆社臣今但宣醞以不敢

先於 東朝進宴也十月進宴于 大王大

妃 上親為詞侑歡語羣臣曰親在不稱老

然靈壽閣所受几杖奠于 東朝座右歌此

詞聊代斑斕戲也

丙子 上以 東朝七旬召耆社臣宣饌以飾

慶 東朝亦以 上六旬有三具饌以賜之

上又欲與士庶同慶為設耆老科試儒武年

六十以上拆號唱名如例

上燕居未嘗卧看文字曰書中天與 祖宗之

稱豈敢以便服卧看乎

上常於大風雨及日氣乖和時雖夜必整冠危

坐教左右曰或予有過失而致此警告乎仍

潛為口祝之辭皆自警也或於弊紙見書天

字必手自淨洗不至慢棄靜攝中頻接臣僚於卧内語及於天輒扶起以致敬

上嘗禱雨郊壇竟夕齋虔數問雲氣風候侍臣有以西風可憎為對上正色曰此即風雲雷雨壇語敢慢耶罷其職

上嘗值旱祈雨不得雨則乃解衣帶曝烈陽於庭默禱之曰杲杲火傘毋寧焦枯予躬

冬無冰遣玉堂官行司寒祭上出資政殿席地俯伏曰春秋譏無冰蜡享不遠冬暖異常憂懼不遑寧也漏盡始還内及曉江冰盡合

客星見 上每夕躬測候月臺曰願毋移於民

國如是者三日客星乃消

上嘗教曰予雖涼德一心敬天俯察于心仰觀于象其所響應隨此心之操舍故夙夜兢兢不敢怠荒

教曰向聞筵臣言外邑社稷位版或盛橐中而懸之云何其褻也予於國忌版所揭處亦不敢偃卧有時倚几看書到明祖及我祖事蹟未嘗不心動正坐自幼如此彼臨事不敬者抑獨何心哉

並享皇明 太祖高皇帝 毅宗皇帝于 大

報壇添修儀節加造奉室諸廳祭器樂器復
各製祝文樂章 上親祀安侑

三月上旬祀 三皇帝 上省牲于 大報壇

毅皇殉社日命有司停樂率大臣九卿 皇
朝人及忠良子孫行望拜禮于北苑 高皇
神皇禮陟日一體行禮

上患臂手不仁猶欲親享 皇壇羣臣力止之

上曰崇報 皇恩惟在數尺崇壇予曷敢以
小疾曠禮予病妨屈伸秉珪承筐懼有失儀

燕居之中試肄習之粗可以如禮也

上臨承文院聞 皇朝詔勅混藏於清勅櫃中
愀然歎曰神州陸沉今過百年而尊周之心
未嘗一日忘也今以 大明天子之詔混置
此櫃中可乎命 皇朝詔勅別為一冊名以
追感皇恩編令芸館印出一本藏欽奉閣一
本藏敬奉閣又櫃藏 皇朝馬牌七百餘置
于本院樓上

上親跋 毅皇御書刻本命藏于煥章庵閔鎮
遠奏曰 肅廟嘗以萬東祠事下詢於臣兄

鎮厚對曰國家當以一間茅屋祭昭王之義付之百姓而不必與知若與知則事體重大也當時聖教亦以為然今則事體與前異矣宜令本道給田結守護 上從之

尚方舊有 皇朝所頒冕服圖 上聞之命依

圖式製進

命講筵並諱顏曾思孟四聖及宋朝六賢之名六月天甚熱 上猶講學不輟至夜鼓四下乃罷大臣言太勞神用 上曰人主一心萬化所本豈可以日熱怠乎

上謂儒臣曰小學一部是予平生尊信之書予欲做 世宗朝思政殿訓義以音訓事實與先儒姓名出處分釋集解之下以便觀覽乃日召儒臣親自參證名曰小學訓義刊行之上常誦小學如已言春秋篤老猶講讀不已及因山以小學藏之壙中做 寧陵殉心經故事也

上親製抑戒箴一篇做衛武自警之意仍命諸臣廣進

御製自省編成內篇以身心為主外篇以監戒

為主命李喆輔等編次刊行教曰自今言動政令有違於自省編者其以此陳戒也

御製讀書錄成悉記自八歲至七十二歲進講經書年次第

已卯冊元孫為王世孫命陞殿教曰昔周武王服冕受丹書于師尚父今者冊封三百年宗社興替繫爾一人爾在冲齡當以淺近教之手書小學題辭第三章十六言賜之

御製訓王世孫書曰奉先必敬問寢必孝待師必禮接僚必誠御衆必寬居處必慎自奉必

儉讀書必勤爾在冲歲當諭淺近今將八條手書諭爾

上命教官率童蒙入侍令王世孫質問文義

上曰程子請以士大夫之俊秀者與太子同遊此今世行不得者然予之為此略倣此意也

上召春坊講官教曰講學自是餘事先就一身

上行動舉止隨事規正是為第一義如所著之冠少有不正亦可警之也

上御晝講 王世孫侍 上教曰汝須於諸臣

奏對之際雖有未契於心必優游而寬假之姑觀後日如有所取焉則於汝不啻若千金之得也又曰敬大臣體羣臣此乃人君之所當體念者且為人君者處於崇高之位故每有低視羣下之心可不戒哉

上嘗教羣臣曰自今法講或次對使世孫侍坐卿等其宜直斥予過盡言無諱俾我世孫知為君之難予之苦心亶出身教之意卿等勉之

上與王世孫臨玉署親寫御製四言一句曰雲

從一堂顧謂世孫曰昔文廟在儲宮時夜臨玉署字呼謹甫至今傳為美事又曰漢之桓榮稱今日所蒙稽古之力於予則玉堂是稽古也於汝則春坊是稽古也予既臨此汝亦歷見春坊也

上與王世孫行禋祭香祇迎禮教曰唐宗觀刈御苑有遇物之誨周公七月篇亦欲使成王知稼穡艱難今予命世孫行之者亦重民農之意也

上與王世孫詣弘文館行會講禮上誦大學

世孫講聖學輯要講畢 世孫進爵呼嵩領
事以下至玉堂春坊諸臣以次進爵呼嵩

上親書祖孫會講初秋廿五八字命鐫揭本
館

上親製祖訓其目有五勸五戒曰勸孝悌曰勸
學問曰勸崇儒曰勸節儉曰勸納諫曰戒逸
慾曰戒信讒曰戒興作曰戒刑賞曰戒幽獨
以授王世孫曰書中勸學章最是得意作是
必陟降為世孫起予而作此文也

上親製戒東宮文台春坊官諭之曰於予雖無

可學之事若其為民與為世臣之心則至矣
其以此傳于世孫仍為陳戒而上下酬酢以
文字錄奏及春坊官還奏 上嘉世孫問答
精切遂製下君鑑一篇又親書將此君鑑賞
爾頴悟八字弁之卷首命往傳于王世孫
上嘗教于王世孫曰王者有意於治則為政當
先自宮闈始以宦寺言之古不過十餘人而
古人猶以為多矣今過百餘人多則難制汝
小子可留意也

上教曰頃見古講書院有楞嚴經此非所以教

吾孫之道命送置北漢寺

上嘗教于王世孫曰朝鮮異於齊楚統三韓而為一脫有疆域之事則守其本之外無他道太王之去邠昭烈之率民雖有輕重其仁心一也予則必當守城捨我赤子而焉往曾見南漢日記下城時百姓號呼曰吾君何以棄我每讀至此句不覺流涕今雖有金城湯池不可往矣

命以王世孫為孝章世子嗣以承宗統告廟頒赦

教曰大君王子皆有師傅內侍童蒙俱有教官至於王孫無教養之官付職就學之前如童蒙教官例置其師曰王孫教傳廳曰講學上為王子每出入騶率甚簡行路不知其為王子也嘗教曰我朝家法甚嚴予在潛邸持身有加於律已儒生惟恐大其聲色或上於人故今位在君上常恐政令之或過以致後悔朝臣慎毋使子弟放肆也

上嘗語侍臣曰予之初入東宮也豐原趙顯命勳時為說書謂司鑰曰宋英宗來自藩邸行裝

蕭然惟書數厨今日邸下行裝何其多也予感其忠至今不能忘也

上御召對講陸宣公奏議 上愀然曰故左相李堞勸予講是書故相洪致中趙文命亦以為言其意蓋以予量狹而欲借是書以開發聽納之量也昔呂祖謙一介學問之士能因論語變化其氣質予講是書不能恢其量豈特負是書亦所以負三相也遂親製綸音命政府求言令禮官致祭三臣

上嗣位日將受寶宦寺宮人尚多尚儉必貞之

黨肆詆不道之說至以寶盃擲之階隅寶鈕

缺裂聲徹御次 上聽之晏如

上將幸 懿陵時鞠獄未罷羣臣請停幸 上

曰宋太祖卧榻之側他人鼾睡尚不憚行幸

予方君臨一國以卿等為臣何憚之有不聽

上將幸 寧陵時驪利間癘氣熾盛弘文館上

劄諫止 上答曰爾等讀聖賢書職在經幄

豈以婦人之拘忌勸其君乎予竊恥之

上謂承旨曰章䟽間過大之言宜飭之對曰聖教所謂過大者何事也 上曰如聖明等字

及天地之稱日月之云是也雖不為此顧何損乎

上於倦勤之後或以朝廷事有煩惱之時以露卧内庭不進水刺為教則内庭非外人之所知也輒露卧焉水刺非厨院之所進也又不進焉必踐其言或有侍傍者強請教曰予既設言於朝廷豈可自欺乎心乎終不聽

上每於諸道進貢物種見有生物則必命放之後苑雖雉兔之微靡不皆然

上嘗於宮中燕居也步履之際見螻蟻當路必

避不踐焉

懿陵因山時揔護使以案山衆塚掘移與平土為說 上教曰局内固不可不掘移而若案山相望之地無乃不可乎生者且恤况死者乎曾於 陵幸時見路傍衆塚率皆夷之或毀其階砌心有所不忍况許多塚乎不必平土亦不必掘移也

乙巳賜額平壤府東明王廟曰崇靈殿置祭奉
上覽 肅廟寶鑑至致祭崇仁殿武烈祠歎曰
吾東方免左衽之俗賴有箕子八條也微實

鑑幾忘之矣遂遣禮官致祭于殿祠

旌太學典僕鄭信國朴潛美閭先是丙子亂起太學諸生皆奔迸四散獨信國等哭入聖廟先奉東西廡位版及祭器樂器瘞于明倫堂後二人背負五聖十哲位版而進士羅以俊具巾服陪入南漢仁祖賞之列朝累加褒獎上聞之特命旌閭

謝恩正使趙顯命得宋信國公文天祥遺像於燕中歸獻于上教曰卧龍祠即宣廟御龍灣時興感命建者而岳武穆追配亦昔年

曠感之聖意也卧龍欲復漢室武穆欲迎二帝信國欲存宋祚三賢之忠一也其以信國公同配于卧龍祠仍親製祭文遣近侍致祭尋以御筆賜額曰三忠祠

有以故叅議安邦俊所撰抗義新編進之者上覽趙憲壬辰倡義事嗟歎不已賜祭憲祠及七百義塚復命兩南營刊印憲所手訂朝天錄日記等書分賜錦山沃川兩書院安東人私毀文正公金尚憲祠上曰文正大節百世炳然敢私毀其祠乎亂民也首倡者

刑配

乙巳命復故領議政金昌集左議政李頤命李健命右議政趙泰采官爵遣官致祭後又建祠西湖賜額四忠故判書李晚成等諸臣亦復其官

命以文正公宋時烈文正公宋浚吉文純公朴世采從祀文廟

筵臣言先聖五十三世孫紹仕元為翰林學士當高麗末魯國長公主來嫁恭愍王紹陪而來仍家東土東土之有孔氏始此命錄用其

後

上幸 齊厚二陵路過坡州文簡公成渾墓

上駐輜而式以致敬焉遣官致祭于渾及文

成公李珥墓既謁 陵遂幸開城府御滿月

臺設文武科取士至成均館行謁聖禮周覽

學舍歎曰羨哉基也勝國好佛不好儒以至

於亡惜乎遂親書尊聖道刻揭明倫堂賜三

經四書各一部貯尊經閣乃豎碑于善竹橋

褒高麗忠臣鄭夢周之節又豎碑于不朝峴以勗不朝人子孫之忠貞

言言輯要卷之三
先是召經筵官梁得中至舉止樸野所對太濶
不適用筵臣皆笑然 上優禮遣之至是筵
臣復以為言 上曰山野之人無恠其如此
可貴不可忽忽之恐他人不肯來也終 上
之世未嘗一言其短

上方招徠巖穴士一諫官言息禮太過 上怒
曰此啓人主輕視巖穴士之心也遂罪之
上聞四學舍頽圯歎曰都內王化之本而學舍
乃如此不可聞於隣國其令修葺

命生負進士放榜着幘頭襴衫易儒巾團領之

制 上欲倣中朝太學生衣冠而未知其式
筵臣有言故吏曹叅判金玘當 神宗皇帝
時奉使朝天 皇帝宣賜幘頭襴衫玘歸而
藏之安東學舍命取來依其式行之遂為定
制

太學儒生常以二百人居齋間因經費不足減
為七十五人至是 上命增為百人輪回居
齋準五十點許赴製講

上御勤政殿舊基設行登俊試遵國初故事也
行大射禮於泮宮遵 成廟故事也 上酌獻

先聖臨明倫堂試士御下輦臺發乘矢三獲
侍射官三十人以次耦射賞罰有差射畢命
建閣于享官廳東藏弓矢器服翌日召太學
生於崇文堂賜酒宣饌

東國文獻備考成國朝典章之書有原續經國
大典輿地勝覽東國地理樂學軌範五禮儀
諸書然門戶殊科詳略互掩六官庶職皆憑
胥吏傳說至是 上命設編輯廳博採國朝
公私紀實之書做馬端臨文獻通考而撰成
之

上以喪制復古之後與五禮儀所載多有不同
命諸臣纂輯斟酌損益皆出睿斷名曰喪禮
補編

續大典成 世宗哀集國朝典憲倣周禮為六
典至 世祖朝折衷為經國大典其後多有
損益更張 成宗朝有續錄 中宗朝有後
續錄 肅宗朝有受教輯錄典錄通考而各
為一書眩於考據 上命設纂輯廳以徐宗
玉等分掌六典通考諸書及各司掌故一從
大典凡例彙類成書書既成 上以御筆各

書二句弁于六典

吏典曰一心乃公為官擇人戶典曰均貢愛民節用

蓄力禮典曰修舉五禮無墜舊典兵典曰愛恤武士以嚴直備刑典曰大公欽戒勉守法

文工典曰勤於職任劬礪百工又製綸音戒後昆遵守

國朝大小常變儀節皆倣五禮儀行之其後因

革損益門戶無分至是命李德壽李宗城等

裒輯成書以進名曰續五禮儀親製序文而

刊行之

始行次對自 肅廟季年至 大行朝皆以違

豫罕行次對至是特命行之謂諸臣曰古語

不云乎接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

時多予以否德恐墜付托所望者惟輔相與

諸臣之協贊而已

教曰予幼時仰觀 肅考雖深夜亦必酬應公

事每以夜鼓三下為節自聖候違豫始限以

夕鐘今予何敢自逸自今公事雖夜深亦入

之若邊報緊急者勿拘更鼓

始觀刈于東藉田還語儒臣曰予於親耕覽大

學衍義而行之於觀刈用 皇明故事而行

之也

命議行蠲減之政筵臣曰惠民署為都民醫藥

而設典醫監為朝官醫藥而設設置之意豈不甚盛而朝臣不得服典醫一貼藥况都民乎可罷也 上曰惠民典醫之名則美矣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安知他日不有因其名復其舊者乎其勿罷

上方行次對有鵲來啄右史毛席 上歎曰微物亦知毛席之不可食而猶且啄之者迫於飢也哀我赤子無衣無食顛連道路安知不如彼微物乎遂飭京兆及諸道方伯勸農安集去擾民之政鰥寡孤獨廢疾者訪問軫恤

惠局奏紅腐米積之久反傷新米宜輕其價賣與畿民以無用為有用也 上曰善然若其不可食也豈容欺元元乎予當為民先嘗速取紅腐來

初北關民困交濟錢有賣妻鬻子自縊死者會上遣御史按廉民遮道泣曰但願歸奏吾王使赤子之情達于父母也御史如其言歸奏 上失聲流涕曰予嘗病人君廣廈細糶厚享玉食不能察節屋之情豈謂吾豐沛之鄉有此事乎予不能矯弊安民誠無顏可以

入 高廟也立命蠲免

因嶺南釐正使盛陳採鯁人佩瓢潛海狀 上
誦聶夷中詩曰辛苦過於粒遠甚忍令登盤
乎立命停生鯁魚貢獻

濟州貢枳實 上曰予聞官數枳樹責出其實
於民故民或撼樹自枯云豈不哀哉其還送
濟州勿復貢

上倦勤後嘗教于臣僚曰均役一事即予一大
事業其名雖定而其惠果未知下究矣每自
謂曰其時主事之臣子孫蕃盛則可驗其善

成之效也

命濬都城內川渠越十五年以石築之以防圯
缺之患駕臨廣通橋教王世孫曰有志者事
竟成凡欲有為立志須當遠大汝其勉之

命抄守宰之十考十上者作帖以進名曰續代
柱帖遵 肅廟故事

命八道道臣守令製進民隱詩親製小序弁于
帖因周史採國風之事而命之也

教曰舜典同律度量衡欲法堯舜當法朝宗今
考丁亥實錄命禁公私田收租大斗重斂之

弊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官府大斗捧而小斗
給市廛大斗買而小斗賣令備局平市嚴加
禁戢

上性素儉自在冲歲不着紋綬亦不御紬袴所
御之衣或多屢澣而至有見絮者雖至晚年
進御之膳不踰數器而視之恬如也若有器
數之加於常時則上輒却不進之侍傍者
或陳其過中上教曰此物於予亦過矣南
藩之臣所進節扇非油扇不御御亦經年
上之服御惟袞冕法服按制致美自餘中衣貼

裏之屬往往澣濯補綴冬雖甚寒未嘗御裘
故羣臣侍上者亦不敢挾裘夜不設衾褥有
時支木枕倦寐則宮人恐寒氣逼上躬以
小絨加之國典內膳夫日五進上膳而
上一日三膳膳亦未嘗飽故宮中遂廢午夜
二膳

上下禁紋綬之命仍令行咨彼國禁其買賣彼
中人謂譯舌曰我輩雖甚失利汝國王之儉
德極可感歎云

教曰致美黻冕大禹之聖太廟用無紋而予儀

仗用有紋非所以法古此後紅涼傘用無紋日傘用方紬輦輿儀仗亦依此例又命輦輿用金者悉易以銅

教曰昔宋仁宗見貴妃首飾皆珠有滿頭白紛紛之語貴妃惶恐去珠仁宗大喜不數日京師珠價賤上行下效蓋如是捷矣然予則曰蕃商之買珠售市此奢侈之本也不揣其本惡乎齊其末哉於是命買珠倭館者以潛商律論

判中樞李台佐請禁閭巷奢侈之弊 上曰先

朝以木綿為衾而予則為紬衾草上之風必偃上行下效可也若以威令禁奢侈則非化民之道也

上雅不喜禎瑞有異草生於苑中掌苑者採獻曰靈芝也 上曰予以此為瑞則四方獻瑞者必紛紜矣却之

宮中古例當四時名節每有歌舞遊讌之戲極其紛華 上臨御以後多所減省至如燈夕端陽之會宮中人雖以古例設行未嘗留意臨視也

言言車馬卷之三
二十一
教曰古有讎禮春幡艾備之屬而昔年並命除
之歲末庭燎予亦命去而交年庚申莫知其
本昨日始命詳考俱為不經事近媚竈一并
置之以示守經之意

京兆府請捕四山松蟲 上曰方今黨論之蝕
國脉甚於松蟲元氣乖和蟲灾何恠修省之
道予當自勉卿等亦力扶元氣使和氣及於
山川草木此乃根本之政也

上親書周而不比迺君子之公心比而不周寔
小人之私意命刻碑豎于泮水橋畔

右議政閔鎮遠奏曰宮人之只選內婢不侵及
良家者 先朝德政也近聞閭里間選取宮
女致有怨言云矣 上驚曰 先朝之不選
良家女盛德事也今縱不能效唐宗之放出
顧何可益其選也遂命拿問中官杖配宮奴
古例大小公事中官讀奏卧內 上慮宦寺之
因此有干政之漸雖閑漫公事未嘗使內侍
讀奏必命承宣

上御中官甚嚴少有犯輒不貸嘗謂筵臣曰昨
見挾侍內官祭服有佩玉此輩安敢與朝臣

言車要卷之五
二十七
等哉令去之亦防微杜漸之意也

命兵曹判書摠五營為大中軍只領龍虎營解其所兼禁衛營與訓練都監御營守禦摠戎廳並列為五營

上親製為將必覽令軍門印頒于諸武臣

國初設申聞鼓使民抱冤者擊鼓登聞其法久廢上命復設於建明門外

大臣言編配遭父母喪者許令歸葬法無其文也上曰王者以孝為治如之何其不歸葬也可令歸葬

教曰刑不上大夫朝侍從於鶴班夕決杖於圜圜非重侍從之意此後曾經侍從者關係賊汚外公罪照律杖則收贖此亦呂刑金作贖刑之意也

命儒名者勿施治盜刑著為令

上親臨訊囚謂問郎曰故相李景奭謂其子孫云若輩為問郎只隨罪人之言勿先有意於鉤引此言宜有後也予於親鞫時見之其不迷亂者幾希問郎若有意鉤引其害尤何如也

獄官以鞫囚多不服白帳殿請令捕廳先問得實然後上王府上從之有頃悔曰罪人訊于秋曹上于金吾固也今治盜之廳反為治逆之廳捕廳遂成金吾之幕府此路一開後來搢紳亦難免其禍也亟寢前命以為後日法

命除捕廳剪刀周牢之刑筵臣有言剪刀周牢甚酷若施此刑則雖冤枉者未有不誣服上立命革罷又命除亂杖壓膝刑焚黥刺之具

海西有妖女自稱生佛鄉民靡然尊信兩西諸巫皆棄業聽令上聞之遣御史臬示以正惑世之罪

真宗朝

真宗温良睿明哲文孝章大王

諱 [redacted] 英宗第一子己亥二月十

五日戊午誕降于順化坊彰義宮乙巳冊

封 王世子戊申十一月十六日壬戌昇

遐壽十 正宗丙申追尊為 王葬永陵

州在坡

上在娠 英宗夢瑞鳥金龜之祥

小內官兩人相與言詰舉措不謹 上嘿視良

久招他中官而言曰此內官須更勿侍中官

請其由 上曰俄於余前相詰不恭故也且於平時講學書字也不與年少內官遊而每與老成中官處焉

凡諸玩好其無潛心而常曰雖可觀者一見足也何必心着

畢講孝經 英宗問孝者何事對曰事親盡道者孝矣

胄筵召對宮官所達者其或差焉或所陳者前所講者則講畢問于左右曰前後宮官之言其何相違且所陳者非孝經某章小學某篇

所在者耶

每當 國忌以其冲年若不備素饌則召掌饌宮人嚴辭諭焉內外之人莫不動色

謨訓輯要卷之五

謨訓輯要卷之六

正宗朝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

諱

字 莊獻世子第二子 英宗

甲申命為 真宗嗣壬申九月二十二日

已卯誕降于昌慶宮之景春殿在位二十

四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已卯昇遐壽四

十九葬健陵

原在水

莊獻世子夢神龍抱珠入寢像夢中所覩畫揭
宮壁誕降前一日天大雷雨流雲布漢彩龍

數十蜿蜒騰空都人士咸覩而異之及降覃
訃之音發如洪鐘宮中皆驚

上在襁褓氣象岐嶷隆準龍顏河目海口日表
儼若長成 英宗臨視喜甚語 惠慶宮曰
得此兒 宗社無憂乎手撫額曰是酷類予
上自未語時見文字則輒有喜色流虹之初回
也睥盤百玩一無顧焉端坐展書讀之 莊
獻世子親寫帖冊以賜之每嬉游必携持至
於紙弊

上自四五歲常喜跪坐衣袴當膝處必先弊八

九歲以後益莊默無疾聲遽色褻御宦妾罕
與接語

上四歲始受小學 英宗語筵臣曰元孫講訖
猶不釋卷今纔四歲體貌氣象大異凡兒天
將祚宋而然歟仍命內侍引元孫至 英宗
命讀書寫字 上誦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
文又大書父母二字 英宗喜曰以元孫示
諸臣亦為國之意也卿等須善輔導自是知
思日進未明而興盥櫛讀書 惠嬪慮其過
勤戒勿夙興每遮燈而盥不使人知

言言車要卷之六
上二歲能作字三四歲筆畫已成五六歲所書
有作屏者諺書自四五歲已通曉作書札如
長者又喜觀孝子圖聖蹟圖常效孔子設俎
豆之儀衣不御華美污綻而無斃玩好之物
未嘗寓目

英宗召 上欲試其對語指師傅南有容問曰
誰也對曰南有容也 英宗喜曰汝於六歲
已知君前臣名之禮也仍命誦童蒙先習誦
之不錯一字 英宗曰讀聲鏗鏘如金石也
謂有容曰元孫德性漸長進此 宗社之幸

而卿之力也遂賜虎皮曰今茲之賜非為卿
也為 宗社也仍感涕

辛巳春陪 英宗動駕還至建明門外 英宗
命回輦教曰予欲見世孫乘轎之儀容史官
往傳使之乘轎史官還奏 上言曰御輦相
望未敢乘轎也 英宗曰教以義方可也命
上入侍 英宗問曰今日士民觀光者衆期
望於汝何事也 上對曰望臣之為善也曰
為善易乎對曰易也諭善徐志修奏曰以為
易然後方能勇進也 英宗大喜

上入學謁聖請業於博士講小學 上問曰明命在吾身指何境界欲求赫然作何工夫博士不能對園橋觀者數萬相顧賀曰聖人也 英宗御書講 上侍焉 英宗命 上講小學書題問灑掃之義對曰掃而先灑恐塵汚長者也 英宗曰塵汚長者則何如也對曰不敬故也 英宗稱善仍教曰教以灑掃欲其自幼習勞長以無肆逸之患也帝王家尤易縱佚宜惕然知戒哉

嘗因文義 英宗以天體問于 上上對曰天

體日夜周行于地體之外如雞子之白包黃也 英宗曰天日夜周行無暫息人君亦當法天也又問堯與舜孰賢對曰豈敢論聖人等品乎 英宗曰以中庸言之何地位乎對曰無聲無臭地位也

英宗行賓對 上侍坐 英宗問曰三南告歎何以濟民 上對曰有粟則可濟曰何處得粟來對曰如梁惠王事亦可也 英宗笑曰善今日賓對問答欲使汝早知之也

上侍賓筵 英宗問曰忠州通吏事諸臣以為

王法不可屈國儲不可縮其言是否 上對
曰十數官吏之傳生即天地好生之大德豈
徵捧舊逋之比乎曰魯君欲加賦而孔門弟
子欲蠲稅何也對曰民依於國國依於民百
姓足君誰與不足也曰如何可以富民對曰
君仁而愛民民可使富也曰如何為愛民對
曰不作無益以奪民時也 英宗曰善哉言
乎遂命減諸道舊逋

英宗見 上靜坐曰汝學入定乎語筵臣曰世
孫性度絕異無一毫走作意禁苑花發之時
非從予則未嘗遊賞日以讀書為事非勉強
而然也

英宗晚年 上長在侍湯而聖侯小減則輒開
書筵每侯 英宗安寢更漏四五下而退明
燭對案書雞鳴則趨而侍

丁丑春 仁元 貞聖兩聖母連月禮陟時
上始衣若干尺未及行饋奠之禮而所御之
堂地邇 殯殿聞朝晡哭聲輒携藁薦望哭
壬午夏 莊獻世子薨 上哀毀踰度侍者不
忍仰視時 惠嬪在昌德宮哀疚凜綴頻有

不安節 上聞輒廢寢食每曉上手書承安
後方進膳如是者日三四

英宗晚年多在靜攝 上晝未嘗離側夜未嘗
解衣一有添瓿則遑遑涕泣露禱神明或親
嘗小便 英宗每坐卧左右或扶侍則曰東
宮安在莫如我孫之便於體也

英宗大漸 上不進水漿哭不輟聲既舉哀殯
斂儀節躬自察視且哭且檢雖蒼黃崩剝之
際無一違於禮及啓殯日哀痛如袒括之初
欲親隨輅行諸臣以古無是禮力請拜辭於

興仁門外 靈駕既遠猶佇立路次哀音上
徹百姓聞之無不泣

上自丙申大恤值諱日則齋穆悲慕二十年如
一日每謁 太廟至 十三室鞠躬拱立若
有見於位者每月朔望必拜 真殿風雨寒
暑未嘗或廢

英宗御製諭書親書孝孫二字鑄銀印親授于
上自是諭書銀印常陳駕前

丙申追尊 孝章世子為 真宗祔 太廟
追上 思悼世子尊號曰 莊獻封 垂恩墓

言言車要卷之六
六
曰 永祐園廟曰 景慕宮尊奉儀節遵宋
濮王故事祝式用朱子定論稱皇叔父從子
五享用牲用樂以廟貌狹隘拓而廣之倣
世宗朝 宗廟北墻門遺規建日瞻月覲道
瞻道覲之門於宮之西苑之東每月簡威儀
以時展省編宮園儀藏于宮每歲五月值忌
辰輒先期齋居勿稟視事悲痛如壬午之初
巳酉遷奉 莊獻世子于水原花山上新園號
曰 顯隆移水原府治于八達山下陞為留
守兼壯勇營外使築城置行宮乙卯奉 慈

宮謁 園歷臨行宮御奉壽堂進饌行七爵
禮御新豐樓賜本府四民米饋饑民粥御洛
南軒行養老宴羣老進爵獻壽仍命園底居
民復二年華城居民復一年

遷園時及啓舊園 上親祭受緬服議者或言
本生親禮無緬服 上聞之泣曰予於昔日
不得衰麻今欲寓追服之意少伸至痛於禮
也何悖

上每歲拜 園回鑾時到水原初境駐蹕峴上
瞻望夷猶不忍旋駕名其臺曰遲遲

咸興永興有本宮所以奉先王先后位版
盖用原廟之制也舊令内需司別差典祀享
宗伯太常不能管攝違古規而襲謬例者寢
多上特命釐整儀節煥新樽壘歲封衣幣
香祝必宿齋躬泣其事

寧越府火燒民舍子規樓舊址出即端廟所
曾御也道臣以聞乃命改建設壇于莊陵
柏城之外配食殉義諸臣

當冬享太廟初獻既成諸臣以夜寒請入小
次上不應端圭植立及徹天已曙霜氣在

袞冕上

上幸長陵教曰桑梓猶恭敬止况手澤所存
乎命英廟手種栢樹銅以圍之刻手植二
字

建御製碑于咸興歸州洞 桓祖 太祖舊里
慶興赤池赤島德源湧珠里皆建碑紀蹟揭
御製記于順安 仁元聖后手種栗園亭建
御筆馳馬臺聖蹟碑于谷山府

摹御真一本奉安于 景慕宮望廟樓一本奉
安于 顯隆園齋室以寓晨夕定省之義

國朝寶鑑成初 世祖丁丑命撰 太祖 太宗 世宗 文宗四朝寶鑑自是 列朝相承屢欲續成以繼 四朝而竟未遑焉至 肅廟庚申撰 宣廟寶鑑 英廟庚戌撰 肅廟寶鑑而 列朝寶鑑未有一統成書辛丑秋 英宗寶錄告訖教曰 光廟撰成寶鑑之後只有 宣廟 肅廟兩寶鑑 十二朝尚為闕文今宜並加編輯與三寶鑑及 英廟寶鑑合成一書永垂無窮乃命奉來 列朝寶錄于沁都差詞臣十二人分掌纂輯

又命李福源等校正勒成閱七月書成凡六十有八卷印以活字諸臣具箋以進 上御法殿親受做上冊寶儀節親上寶鑑于 宗廟 永寧殿分藏于 各室 上詣珍藏閣得 英宗所編彙牆錄教曰 列聖朝治法政謨盡在是矣寶鑑則編年也是錄則彙類也其義則一而便於覽省則又要且切矣不可無續成之舉命內閣諸臣抄出誌狀寶鑑實錄政院日記分授纂成 上謹於事天一念對越容光所照未嘗跛倚更

衣便旋未嘗北向曰北辰所居也遇疾風雷雨恐懼怵惕竟夕不遑寧

教曰我朝祈穀始自肅廟而于社不于郊攷做斟酌之聖意可以仰認命上幸祈穀用春秋及臘享儀陞列於大祀

上親行祈雨于雩祀壇屏繖蓋御步輿至壇親眡牲器自朝至夜盛服露坐禮成還宮猶臨軒不脫袞服以待已而果雨

久旱知製教撰進祈雨祭文教曰冊祝無罪已責躬之意可乎命改撰又教曰昔宣廟避

正殿以丕顯閣之狹窄不得開法筵先正栗谷言講奠可減法筵不可停况減膳與避殿有間何妨於開講乎修省之時益宜勤勵此後減膳避殿時講筵依例稟旨

有雷異下責躬之教仍教曰故事十月雷始減膳而十月節候已在於二十六日不可以九月言遂減膳三日命三司諸臣各陳應旨之章

上於尊周大義寤寐繼述每望拜皇壇遣官審宣武祠致侑寧遠祠武烈祠扁李提督祠

堂歲祀不祧訪李搃兵石尚書後孫甄三學士之裔服七義士之享宣額於龍灣之兩祠篆首於澧川之遺塋獎金將軍之大節訪李有吉之遺孫林寅觀等九十五人設壇泊洑之濱以慰漢冠之獨葆於東義斥和諸臣表獎存錄闡發無遺命編尊周錄

上每於 三皇諱辰必行望拜禮禮成輒召見皇朝人斥和諸臣後孫獎勵收錄或試儒武施賞

五月十日即 太祖皇帝忌辰也 上嘗行望

拜禮于北苑就位行禮大雨方下左右以傘進命去之請少御小次不應露立良久禮成始還內冕袍盡濕

上拜 皇壇省大享牲器教曰大明集禮審鼎鑊視滌既監明水皆親臨而壇享儀則攝行殊非宗周之義予當親臨省視其令釐正

上幸 寧陵次南漢教曰丙子事宛如昨日追念日暮道遠之聖教不覺涕出人心漸狃大義轉晦北走之皮幣不以為恥思之及此寧不痛心逢此已亥之歲不有 寧陵之行則

亦豈天理人情乎

敬奉閣舊在銅龍門之左與清勅所奔之地相

隣 上特命移建於 皇壇之側揭 英宗

御筆敬奉欽奉之扁奉藏 太祖 神宗

毅宗三皇御筆御畫障子及洪武二十五年

以後誥印

教曰漢人之陪歸東土者 孝廟使寄接宮底

及登寶位令內需司計日給糧旋編訓局牙

兵近日風習不如古甚至閱武場中或作假

倭哨渠輩以中朝薦紳遺裔為此至鄙之役

豈勝歎惜今日即 皇壇望拜日也下泉之

感無地可伸所欲矯揉豈或踰日仍革漢人

牙兵之名改稱漢旅定三十額掌祭享時奉

神榻設饌等事隨次遷轉定 皇壇守直之

官

教曰春秋大義與辛壬義理之正大光明可以

有辭於天地之間予所闡發講明者炳烺如

彼公嚴如彼雖萬世在後必無惑也聖人復

起必無易也

上養德春官十有五年非問寢視膳則潛心經

言言車馬卷之六
籍自墳典邱索洙泗洛閩之書九流百家之
編以至東方儒先文字靡不融會而貫穿及
御極一日萬幾宵衣旰食而清燕有暇左右
縹緗仰思俯索夜以繼晷

教曰予在春宮賓僚之所交遊者多經學知名
之士每於問寢視膳之暇朝夕討論又嘗淨
掃一室潛心為窮格之學或終日曲跪所御
衣袴甚至弊穿宮中至今相傳蓋予之初心
期待必欲到得堯舜地位

上在春邸召接贊善宋明欽講孟子明欽仰問

孟子宗旨 上曰過人欲存天理也明欽請

問立志 上曰所願堯舜也明欽退語人曰
聰明英睿上智之姿東方之福也

教曰 列朝在春邸時綱目畢講有 世宗

仁宗兩朝故事而畢講後賜宴殿庭優施賞
典予小子昔在東宮講綱目畢帙適符 兩
朝盛蹟竊自以為與有幸焉命其時終始參
講官官特加一資

上嘗教曰輔導予者如南有容朴聖源及徐志
修真箇忠愛懇款亦復大有學識予自學語

言言車要卷之六
受書日聞於耳者皆有識之論薰陶漸洳蒙
養克端問學之占得地位此三人之功也
上親臨摛文院講近思錄道體篇宣饌仍幸弘
文館與經筵諸臣講心經內閣玉堂諸臣進
箋稱謝

上嘗教曰克已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予之病
在於褊急呂伯恭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
訓遂變化氣質予嘗慕之而未能也又曰士
不可以不弘毅予於弘毅二字深味之也又
教曰文章有道術道不可不正術不可不慎

文者當宗主六經羽翼子史會極於朱子書
然後其辭醇正而道術庶不差稗官小品之
書最害人心術士之有志於經術文章者雖
賞之不觀

上曰予於書看不如讀讀一遍則覺一日需用
之効讀二遍則且為十日需用之資便讀百
遍可至於一二年故近則每書皆以讀為準
矣

教曰冊在几上有尊閣之義故予每看冊子雖
非經傳亦不敢卧看以防褻慢之意

上完讀春秋日書示筵臣曰予於三餘輒課一帙之書歲以為常記昔幼少時讀完一帙慈宮輒設小饌以識喜俗所稱冊施時之禮是也今日以春秋之完讀慈宮視小子若幼少時略備酒餅如村樣遂與監印懸讀諸臣共嘗之仍下御製一律命諸臣賡進

上嘗與諸臣射小帙凡五巡而御矢二十四中迺教曰射固君子爭而君子不欲多上人且盡物取之亦不必爾遂發之矢去鵠尺咫次日又御十巡獲四十九矢至第五十矢又如

之

置元子左右諭善語大臣曰予在春邸多賴賓僚資益之力元子方在冲齡尤宜端方之士左右輔翼學識行檢可合薰陶者今世亦豈無其人而必須得踈野不軟熟者方有嚴憚之效

元子講學之暇每令侍坐華盛之服膏腴之味勿令近口體嘗語筵臣曰予自少讀書必有課程而近為元子益增三餘之工矣

命諭善入侍教曰書筵與經筵有異課程則宜

嚴而禮數則宜簡講讀之際必反覆問難從容開導使情意交孚方有裨益之效講冊之外如史書古詩之類時時兼讀亦或觀其習字以寓間以游泳之意

教曰予於幼時讀小學訖工欲讀經史而先王教曰古有小學童子之語屢讀為好既讀而又命更讀前後為五次其為益於身心誠不淺歟元子已讀小學而開講後更令講讀者蓋述先王教予之遺意也

元子宫所御彩衣屢加澣濯或有敝汙類問巷

間服御諸臣嘗以為言教曰豈曰無号以昭儉也

上御迎春軒元子侍坐召大臣教曰卿等俱是他日師傅須令元子誦小學數章仍又問難文義可也元子誦小學書題大臣曰何如則可以治國乎天下乎答曰君仁則國治而天下平矣大臣曰人君何如則可謂之仁乎答曰愛親敬長隆師親友即所以為仁之道也大臣曰治國乎天下何等大事業而今以灑掃應對為治國乎天下之本者不亦遠

言言車要卷之六
乎答曰以其遠且大也故先自近者小者而始之也大臣曰此曰隆師親友人君亦豈有友乎答曰人君與賢臣為友矣大臣咸拜曰宗社臣民無疆之福矣

上行幸 寧陵至廣津御龍舟教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予今御舟臨民益切兢惕昔 聖祖作舟水圖命詞臣撰銘此意也

上未嘗以聰明示人而每臨筵啓牘山堆廟謨臺章戎政試事刑獄財賦一時並舉左右迭奏而應之尚有餘暇嘗曰古人五官並用不

但兼人之才只是分數明

上曰予以七情之中怒最難制為悶矣近有覺悟者每於怒發之時以忍為工以經一宿則自無乘怒誤着之患矣

御座之側圖書几案各有定處嘗曰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制其外所以養其內今人平居不收斂入而事父兄出而事君長將何所據也此橫渠教人必以禮也

上與諸臣觴于芙蓉亭筵几既肆有燕巢椽將哺子飛繞不入 上憐之遂起後御是亭輒

問燕巢

上宴居與筵臣論書史忽有一猫捕鼠緣檻而走
走上屋雷掣擲咆吼而啗之教曰虎啣鷹搏
鳶攫猫捕固性也職也然予不欲見其以生
傷生也命左右亟逐之

上命捕除 園寢桑梓蟲損之害教曰是蟲即
蠢動之生物驅而放菹勝於烈而焚之宜令
曰生之德並行於其間嘗聞蟲飛入海化為
魚鰕伏波之治武陵明驗尚傳其令投之鷗
浦海口

上違豫浹月始平復諸臣請稱慶教曰不存无
妄之戒致煩惟疾之憂自訟之不暇何敢受
賀

羣臣請上尊號教曰上號予躬之請曾謂卿等
不如林放乎上號之制雖昉於三代以後明
王哲辟莫不講行而修明之亦自有我家典
章予嘗積誠祈懇於 先朝以 先朝撫謙
之德猶且勉屈予何敢獨自違却而聞予之
言拂予之意決非仁人君子之所忍為禮固
緣情義以制禮特以人所謂崇奉非吾所謂

崇奉不敢不忍以第一等義空載於經傳千載之下庶有知予心者恕予而體予俾予遂初志即惟曰將順二字

教曰我朝官方悉遵宋制而獨未有御製尊閣之所 光廟朝有奎章閣之名而未及設施 肅廟朝有奎章閣之稱而未及建置肆予繼列朝之志事集 列朝之御製乃建奎章閣于後苑以奉 列聖朝謨訓倣宋龍圖閣學士直學士例置提學直提學直閣待教等職 編次御製

命閣臣編校弘齋全書三集一百卷御製識其藏

閣臣上劄請倣宋臣洪邁故事每登筵諦聽聖語筵退謹識依貞觀政要朱子語類例藏之本閣 上許之是為日得錄

上自在春邸凡一日事為輒有記識命閣臣別為編修取曾子曰三省之義名曰日省錄 上最喜朱子書選語類大全為選統會英會選諸書復取書牘約之為百選活字印行

命編輯 國朝文苑章程名曰文苑黼黻

春秋經傳不相統屬學者病之命詞臣依朱子綱目例以經為綱以傳為目印行之

上以後於三百篇得思無邪之旨者惟朱子詩為然手選印頒名曰雅誦講於經筵曾筵又命儒生月講

上憂文體之日下手選八子百選以近世詩律之漸就噍殺取杜甫陸游全律分韻印行之皆導民化俗之至意也

教曰一日禮行四方風動惟鄉飲酒近之鄉約之於化民成俗亦易為力不可不講而明之

機務之暇彙成鄉飲儀式鄉約條例苟使是舉不歸於徒法徒言則何頑之敢梗何愚之不明乎仍命內閣印行鄉禮合編又命三綱二倫行實等書釐為一編名曰五倫行實刊布中外

上取真德秀大學衍義丘濬衍義補節略其最切要尤鑑戒者手批採輯書成名曰大學類義

臺臣有言即昨後受教可著為令式者宜分類編書以便施行 上曰續典成於甲子而

先王教令之後於甲子者尚多原典續典各為一書艱於考據宜取二典及舊今受教通為一編命大臣卿宰輯成大典通編頒行中外

上嘗閱新刊諸書教曰如敦孝錄禮疑類輯等書即故諭善朴聖源私自蒐錄藏在中衍者予於春邸亦嘗一見其草本矣特令刊行于世匪為寵其人侈其書也蓋孝固生民之大節禮是人事之儀則也見今民志日薄俗習日渝廣頒是書使之家置而戶誦則庶或為

敦風礪俗之一助也

上既行遷園之禮將歲一展省以江路渡涉之用龍舟不便改用舟橋制命廟堂撰進節目未稱上旨乃親自運思為舟橋指南教曰或言燕肆買書之禁蓋為裨官小說蠱人心術之類如經傳子史之裨益治教者不宜混禁予意殊不然我東曷嘗無經傳板刻特以其卷帙樸大不便卧看故邇來儲書家必求唐本甚至板有袖珍床有卧看即此一事便是侮經侮經之弊必入於異端曲學雖欲

言言車要卷之六
二一
不禁得乎

教曰中國實則夷狄無自而入邪學之橫流亦由於正學之不明明正學莫先於尊朱子

命從祀文靖公金麟厚于文廟改謚文正

京畿儒生等疏請賜額文正公宋時烈祠之在

驪州者額曰大老祠豎御製御筆碑于祠庭

教曰昔在 孝宗大王時先正宋文正公昭融

契合密勿謨猷即春秋大義也以若知遇際

會配享之禮訖不行焉非但朝家之闕典於

昭在上之靈安知不有待於芬苾焄蒿之時

乎命以文正公宋時烈追配于 孝宗廟庭

政府會圈 英廟配享功臣 上教曰故相臣

金昌集決策之大義殉身之危忠實合廟廷

之配食所以疑難者未及逮事於 先朝也

宋臣張浚有功於孝宗建策時議者有事在

異朝之論而楊萬里獨以為當配故事之可

援用者也諸臣議同命同行配食禮

上眷眷於崇德象賢之典修檀君箕聖三國高

麗始祖王陵徧酌首露王陵新羅諸王陵正

三聖祠祭儀彌溫祚王廟曰崇烈殿賜額高

麗四太師祠

教曰在臣為忠在子為孝在婦為烈閭閻匹庶猶以為難矧在帝王家乎若我和順貴主可謂卓然從古帝王家所無而獨我家有之不但東方貞信之有徵豈不光於我家家範之懿乎仍命旌其門曰烈女

上嘗過後苑教諸臣曰魚水堂天香泉皆孝廟為宋文正獨對而初也想像當日明良際遇豈後世君臣所可企而望者哉每過此地未嘗不起風雲之思也

上燕居語及國朝儒賢必稱其號而未嘗名焉上曰我朝家法即禮遇士大夫也以是政院之啓辭稱以傳喝諸臣之引見稱以客入今則不然不但中官為然司謁掖隸亦皆不知古所謂傳喝今則舉姓名而曰某稟古所謂客入今則舉某官而曰入來此雖小事可見此輩不畏士大夫之一端也此後申明舊制事分付掖庭署

教曰我朝家法對羣下未嘗斥呼名姓雖記注庶官之卑必以官名呼之而史官輩傳命之

言言輯要卷之六
際往往不官而名之此昧例之甚者新進年
少所宜講明

上引接臣隣多至夜分禁鑰未開命令已下日
以為常嘗教曰守成之君只當以勤政憂民
盡其分

上每曲宴晉接簡其禮數天笑為新温然若家
人父子俄而出御法殿羣臣皆伏抑首筵退
汗浹背

嘗大暑御賓筵教曰今日熱輒有卿等夙退之
意此浮念也仍竟日始罷朝

上教初拜臺職者曰諫官之職如朝陽之鳳殿
上之虎百僚股栗居是職而不言者古有辱
臺之罰爾輩通擬之初須各正言不諱

教曰士於出身之初當以楸黑為期而今也則
不然晝夜揣摩只在於清官美銜安有所謂
名節

扁寢殿曰蕩蕩平平室書庭衢八荒四大字於
殿壁又著萬川明月主人翁序有日月一也
水之類萬也水者世之人也月者太極也太
極者吾也

詩言車要卷之六 二十四
癸丑暮春做蘭亭禊會召閣臣承史及閣臣之
子若弟以足三十九人之數賞花于內苑宣
以酒饌使各臨流觴咏既夕而罷一時傳為
太平盛事

命議政府抄啓槐院文臣叅上叅外三十七歲
以下人令內閣著成講製節目行之

下璿題于泮宮試日次儒生召魏等人宣以法
醞遵 世宗朝賜畫鍾 孝宗朝賜銀盃故
事特撤常御銀盃錫之篆其腹曰我有嘉賓
仍命與筵臣應製諸生賦歌詩以詠其事又

親綴銘詩序以弁之刻揭于明倫堂彙為集
印頒名曰太學息盃詩集

上自御極深念導迪作興之方修明月講旬試
之式或臨軒而親試或頒題而較藝或講義
而叩學躬考其券親閱其對賜第以勸之筮
仕而獎之功令之文至登編印賜賚便蕃恩
榮曠絕爰及八方莫不賓興

上御春塘臺召講太學儒生設食堂語諸臣曰
程子見僧舍會食歎其有三代威儀况賢關
之食堂乎鼓進齒坐秩然可觀予故樂與諸

言訓要卷之六
二十一
生共之薤鹽雖薄勝於內厨珍饌卿等其各
一飽

金虎門外有王太者酒家傭也好讀書能屬詩
而貧不自存 上聞之召太試以詩太能製
進又詢其所願太對以願讀綱目詩書及諸
子 上異之命屬壯勇營軍案給月料仍使
讀書

上遵 英宗故事觀刈于東藉行勞酒禮下綸
音于八道兩都勸農政

教日記昔 先朝惟農是重耕耘之節夙駕親
省每在城南之野至今父老攀聖蹟而頌聖
德臺其地而名之曰省耕予屢陪鑾蹕尚今
記有仍命書臺號刻石以表之又命各築一
臺於東西兩郊

上每歲元日輒下勸農綸音遇灾歲一念濟恤
如救焚拯溺發倉賑之船粟哺之捐帑停糶
蠲貢減稅日接廊廟之臣講究調賑之策荒
政之要標記壁上以備常目

上聽政後下令旨陳時弊十四條飭諭中外臣
庶又令曰各官免稅官屬憑藉弊及小民明

禮官屬於東宮宜先清本付之度支各宮次第用此例

命諸道臘肉京廳作貢以納先是京營獵軍十百為羣橫行峽野繹騷閭里往往有殺越之變上特軫其弊命革雉獵又以猪獐鹿無異獵雉亦命作貢

命有司釐正各殿宮貢膳定例教曰利於國利於民則肌膚何惜先王所以諄諄於寡人也至於宮房田結有法外加受者有代盡未收者不但大損國用尤是貽害小民令所

司查正

上在春邸講官奏三南飢民鶉衣菜色狀上惻然久之是日夕膳舍肉不御英宗問其故上對曰今日講官語飢民事心焉惻傷不忍下箸也

教曰濟州即滄海之外近因歲歉民生顛顛今覽本牧狀聞採覈艱辛之狀如在目中寧損御供豈勞吾民仍命永減年例貢覈

筵臣以小民之上言擊鼓近甚猥雜為言教曰唉彼無告懷抱幽冤不能自達于縣官奔走

言車要卷之六
二十一
來愬若赤子之控于父母彼固無罪使之然者罪也

先是內司奴婢之推刷也刷官假托查括幻弄私贖操縱百端惟賂是索刷官所到村里為空英廟減貢之惠闕而未究至是乃永革刷官命各道道臣一依先朝乙亥比摠施行

教曰凶年饑歲吾民之無告者孰非不忍而最可矜者童稚也彼丁壯猶可為人傭保以糊其口而至於道傍遺棄之類荒歲行乞之兒若非朝家之救濟誰可告訴此誠仁人之所惻怛者仍命著成字恤典則印頒中外每月終以收養數爰登聞

上所御之堂僅數間不施丹雘窓壁烟煤如塗有司請葺理上曰予豈惜其費乎顧素性安此耳

上躬自節儉衣御屢澣非衮服則未嘗御錦緞御膳日不過兩時味不過三四寢殿櫺陋湫隘雨則有漏床床嘗曰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不足與議聖人之菲衣卑宮德業所以日

進

上謂承旨曰自古奢侈之禍人家國者指不勝屈宮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宮中好廣袖四方全匹帛者專係君上導率之如何猗歟先朝儉德尚矣莫追而猶不用苧布今予之衣苧實無復減之道大體俗習奢儉先從近臣始爾等之從儉其將謂吾君之化爾等之尚侈亦惟曰吾君之過去奢崇儉皆由爾等導民成俗亦惟爾等須體念予意

通禮禹禎圭疏言婦人髻髻之弊 上下綸音

申禁加髻命著節目頒之八方又命禁厨院燔斃侈巧之制

英宗時宗臣禎謫死耽羅 上聞之大傷悼遣人庀恤護其柩以歸戚臣有以為言手札答曰承聞弟計於萬里海外烟波渺濶末由撫柩痛哭感古愴今摧咽難抑難得者兄弟不可廢者倫理聖人人倫之至也雖煩上徹豈無俯燭

上篤於友于和緩主有滔天之罪而曲加寬貸曰先王所寵愛也禍又為國禍本 慈綸

屢降輿憤日沸而始則置之近島妻孥與俱
廩餼相屬終又歲一召見不恤廷臣之爭嘗
曰尺布斗粟之譏漢文猶不能免今日全息
一事豈不有光簡冊乎

上曰古例則貢馬只頒於宦寺及戚里而予意
則事甚不當故今有此頒賜諸臣之命蓋欲
雖如許微事必用於有用之地也

上雖燕居時戚畹之臣不敢干朝政中涓之類
非公事則不敢輒至御前嘗曰接賢士大夫
時多接宦官宮妾時少予於此庶無愧也

教曰予之一副當治法在於疎戚里抑宦官六
字符惡其親昵近習與士大夫交通私逕易
熟覆轍可戒今之掖庭署雖許與外廷通謁
其為親習則與宦戚無異而近日承宣輩或
與之私相談話或拘於顏面聽其干囑云此
事雖小其漸甚大卿等獨不見向日事乎遂
飭本院與司謁公事外接談者以重罪論著
為式

代理初令曰紅袖之突過從班紫衣之作掣問
里可見宮闈之紀綱宦侍騶率之擬於士夫

宮房下屬之行惡外邑尤係變恠令中外執奏

書筵春坊官有舉東平尉鄭載崙所著公私聞見錄中宦侍由還後自上下詢沿路接待豐薄宦侍默揣上意以厚待者為薄待薄待者為厚待之事者教曰何以則有不見欺之道耶有以初不問此等語於近習為不見欺之道者教曰余亦如是思得矣

燕使還時乾隆帝賚送金佛上命置寧邊香山寺勿使之入城

禁巫女及緇徒之出入城闔

時一種邪徒潛襲西洋邪蘇之術購書燕肆轉相教習其法誣天慢神背君遺親戮滅倫紀混淆名分誘惑蚩氓交結黨與畿甸兩湖之間日盛月熾上曰齊之以刑不如道之以德予將火其書而人其人命京外家藏西洋書者自首于官聚以火之又教曰陽剛表而陰沴作邪說之肆行由於正學不明命廟堂及各道舉經明行修之士又飭明末清初稗官小品之學申嚴燕行購書之禁

陵行時 上曰此信箭即古所謂彤弓彤矢也
我國曾於 皇朝受九章之服九錫之恩而
此信箭亦受賜之物予於聽政初 先大王
以此錫予蓋宮中流傳之物也自昔每當師
行之時必立此箭於駕前是乃專征伐之意
也

設壯勇營置善騎隊及馬步京鄉軍

國朝軍制專用兵學指南 上病其踈謬彙輯

場操程式立綱分目名曰兵學通編

上嘗過內苑卧麟坪指一土室語侍臣曰此古

所謂北寺獄也宮中有罪者囚之此獄亦有
刑具予念宮府一體凡罪人付有司勘斷土
室則廢不用只有古址

教曰 列祖欽恤之盛德即我家傳授心法予
小子敢不式克欽承至若刑具制各有度近
聞京外決獄之地率多不遵法者法者天下
之平也雖人主不敢低昂况乎命吏哉仍命
承旨馳往法府法曹取笞杖枷杻之不如法
者準視釐正下諭諸道列邑刑具視京師又
命各營校正棍制命撰欽恤典則造鑰尺頒

于京外

諸曹諸司拘留之所盡命毀撤教曰欲免五日錄啓為此無於法之事久囚操切害及民生真聖訓所謂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者也教曰斷獄不可有適莫予常求生於可生不求生於必死又曰予於獄案干連姓名亦不忘遺非予有記性也誠之所到也又教曰予於判獄之後輒數日不甘於寢即此心耿耿不自禁也

刑曹請宗臣姻家潛屠宮奴照法嚴處 上教

曰王孫之違法屠牛毆打禁吏莫非予覩然處屠牛贖錢令內司償之勿徵於王孫家三司請施鄭厚謙洪麟漢孥籍 上教曰法者天下平雖人君之尊不可以私意低昂也是以斷死罪未死而捧結案既死而必準律文即我朝四百年不易之常典也若是用律豈法者天下平之義乎自今未結案而用逆律身已死而追施孥籍次律結案而加以極律並除之

謨訓輯要卷之六

是歲春右議政南公轍言於上曰東宮
邸下睿學日就講筵日開宜就列聖朝弘
謨大訓之布在簡冊者揀其近而易知切於
日用者彙成一編庸備進講為早諭進學之
基上可之使春坊官三人參同纂輯書既
成名之曰謨訓輯要爰命臣履陽叙其事
以係卷末臣拜稽首曰休哉從古明王致治
之術各以時措何常之有而至於敬信祖
訓式克無違歷世而不易其軌蓋其肇基垂
統之初莫不皆有賢聖之德久大之業其言

可法其事可徵其典章文物為可繼也恭惟
我朝聖聖相承二十三世之間存心修己
正家經邦之宏綱大用無不遵王之道上達
天德粹然有三代之風苟於是書蚤歲優
柔深造而有得焉則進而虞夏墳典之曠妙
道精義之蘊自可以觸類旁通無往而不逢
其原大臣以此陳奏可謂之知要亦惟我
祖宗以來教胄之成憲是式可不休哉

上之十八年孟秋崇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藝
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

臣

金履陽拜手稽首謹跋

奉

教纂輯監印

通訓大夫行侍講院弼善臣尹應大

通訓大夫掌樂院正兼侍講院弼善臣李奎鉉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兼侍講院文學臣金蘭淳

護言車要續金言目

一



